

作者简介

张翔升，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高级编辑，莫斯科大学博士研究生，先后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、中国电视新闻一等奖、中国电视新闻奖三等奖(2次)、中国残疾人事业好新闻特别奖、河南省委、省政府好新闻特别奖、河南省新闻奖等多种荣誉。



张翔升(前排右四)与学生们在一起

从童工到博士

——我的高考我的路

张翔升

每年高考过后，都有落榜的孩子会痛苦很久。不过，我觉得，这没那么严重。

年轻时我也考过学。有不是一次，眼看我就要走人了，没想到功亏一篑却都是折在了最后一刻。

我没有认输。坚持着走了下来。

到最后，我读完了硕士、博士。

我30多岁时，还是只有一张小学文凭。因为生病，念完小学后我没再接着上学。

13岁那年，我患上了一种叫类风湿的病。这种病会让关节慢慢变形，活动期也能让人疼得生不如死。

退学治疗一段后，病情渐渐稳定了下来。没想到又突然开始了文革运动，学校里也乱了，我也就没再接着上学。

童年，我干过很多苦活累活：上山放羊，烈日下在河滩里砸石子，从轮窑里往外背滚烫的砖，在工地上送沙石、水泥……

这期间，我还学会了拉二胡、织毛衣、开火车。

1976年文革终于结束。1977年，中国恢复了高考。

因为非常清楚自己上过几年学，所以，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年，即1977、1978，我都没敢去报名。

那时候，中国的第三产业还远未起步，绝大多数工作都是靠体力，就连个澡堂都是属于国企。因为走路得拄拐杖，所以我一直找不到我能干的活。我愁啊，今后，我靠什么吃饭生活？

这，我才开始了读书考学。

在国内，我最后一次进考场是在1985年。

这年，考研突然冒出了个新词，叫“同等学力”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你上过几年学，也不论你毕业于什么样的学校，只要能证明自己能力够，就让报名，让参加考试。

这一年，我以小学学历报考了硕

士研究生。最后，迈过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直接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。

作为老三届，我们这代人，有幸福童年的不多。而且，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也是各不相同。

我爹妈都不识字。

因为穷，他们没有上过一天学。

我小时候，尽管都已经解放了，可我家还是穷得一贫如洗。长大后，眼见的现实促我猛醒：社会，它不可能绝对公平。若想找个好工作，要么你家里有人、有关系；要么你得有张好文凭。而我，既没文凭又有病。若不考上学，恐怕我这辈子都难过好日子。

考学的路，我走得非常苦，也很艰难、漫长。不过，最终我还是读完了博士。到后来，我成了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，也被多所大学聘为了教授。

1985年，我来北京上学，三年后获硕士学位。

1988年，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年唯一的电视专业毕业生，我去央视找工作，人事办竟不要我。我提笔给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艾知生写了封自荐信。艾部长让要了我，把我要

到了他办公室。

出于对电视的热爱，我从部机关又来到了央视。

几十年来，除了编导《新闻联播》外，我还编辑了中国第一本电视理论专著，撰写过《中央电视台新闻发展史》，获得了包括《中国新闻奖》一等奖在内的九次新闻奖。同时，我也被浙江大学、中国科技大学、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聘为了教授。

我还去过美国和俄罗斯的大学，给他们的学生上过课。

在中国主流媒体上，包括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《光明日报》《经济日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《经济参考报》《环球时报》《中国消费者报》……，我都发表过作品。

回首看，今天看似再寻常不过的高考，当年却是我们这代人望眼欲穿的盼。亦可以说，是高考让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有了博弈平台，我们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我八岁那年，母亲因病去世。

我是跪在妈跟前，看着妈躺在地下的草甸上慢慢闭上眼走的。妈叹气

后，我拉起妈那干枯的手想让妈再摸摸我的脸，然而，母亲的手却慢慢变凉了。我再也没有妈了……

到该长个时，遇上了三年大饥荒。记忆中，这三年，我很少吃过饱饭。

患上类风湿后，有好多年，我不会翻身，不会坐，得拄着拐杖才能挪步。

长大后，我想当播音员，因为这工作不用多走路。行家说我音质很好，可又说我的鼻音有点重。我找医生给鼻子做手术。不料，术中发生了意外，我流血差点没流死！

鼻音重治愈后，我找单位自荐。我就想试试自己的本事。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审听了我的录音后说：“反映很好，他们想要我，可该省组织部门不同意从外省吸收干部……”。

再找一家省台试试。

这一次，基本上成了。云南人民广播电台转告我：他们研究后已定下了要我。没过多久，他们派人来郑州国棉四厂接我。没料到，政审，我被身边一小职员垫了一砖！没走成。

光阴如梭。我不敢再接着耗时自荐，该抓紧去考一次大学了。

1979年，我参加了高考。

那时，白天我得上班，所以只能晚上读书。白天累了一天，晚上一过10点就犯困。我大喝浓茶，不行，还是困。后来我发现饥饿有用，不准自己吃晚饭，在饥饿中读书能坚持过十二点。为了把最后一点儿时间都挤出来，冬天里睡觉，我常是10天8天才脱一次衣服。

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我唯一一次考本科。我报了俄语专业。

这年，中国最棒的大学在河南的俄语录取线是241分，我考了297分，超过录取线56分！

我曾想：在当年所有俄语专业考生中，我的分会不会是全国第一？

然而，也就是从这年，从1979年起，外语专业开始有了年龄限制，不得大于23岁。

(下转 A5 版)



张翔升(左四)和同事合影